



萬章章句下

孟子卷第十

趙氏注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桀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畱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

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瀆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桺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章指曰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

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麗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

孟子起日注 卷十 四
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
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
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
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
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
斗食佐史除吏也

章指曰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
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
之問

萬章問曰敢問友

孟子趙氏注卷一
問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

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常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

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其天職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

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曰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

孟子曰恭也

孟子卷一
當執恭敬爲心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

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讖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然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疆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

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

孟子趙氏注卷十
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尙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奚獵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

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畱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
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
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
留以答之矣

章指曰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
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

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
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
魯擊柝聞於邾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

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章指曰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粟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爲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有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曰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章指曰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闕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孟子 卷一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

孟子起民注 卷一
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
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
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
可友況乎可召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
旌有鈴者旌注旄干首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尙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由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

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往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章指曰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章指曰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問何卿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

立親戚之賢者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章指曰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

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告子章句上

孟子卷第十一

趙氏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棬

告子以爲人性爲木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柷棬也杞柳柅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棬柅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柶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柶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柶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柶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柶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柶棬也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

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

章指曰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真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者圜也謂湍湍潑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章指曰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章指曰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
外故曰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
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
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章指曰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
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

公都子曰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

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當先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申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章指曰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孟子起民注卷十一
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之聖化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孟子起民注 卷十一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
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
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
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
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
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
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
故曰人皆有善也

章指曰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
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
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
心使爲惡者也

孟子起民注卷十一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
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

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
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蕢
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
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孟子起氏注 卷十一
九
狡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狡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養曰豢

章指曰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勸而進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孟子起民注 卷十一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

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

章指曰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卷之十一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
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
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
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
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
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念欲射鴻鵠故
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
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章指曰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踢也以足踐踢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

孟子卷十一
三
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尙不受也今爲此三者

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曰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章指曰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章指曰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

章指曰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孟子起氏注卷十一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
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櫝梓皆木名
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
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
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
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
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

章指曰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勵是以君
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

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

章指曰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孟子趙氏注卷十一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曰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章指曰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

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

章指曰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

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羿古之工射者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章指曰事各有本道有所隆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告子章句下

孟子卷第十二

趙氏注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孟子卷之二 起民性 卷之二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輿羽邪

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章指曰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紵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

孟子起氏注卷十二
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

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
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
此學也

章指曰天下之大道人竝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
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
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
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
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
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

孟子卷十一
意甚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

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

章指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惺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惺宋人名惺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惺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孟子起民注卷十二
五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脛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脛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尙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章指曰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辭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

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

孟子卷之二 起民注 卷之二
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

章指曰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

一者何也

髡問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

孟子起民注卷十二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孟子起上注卷十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章指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孟子趙氏注卷十二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搜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载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

孟子起民注卷十二
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隣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章指曰王道寢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孟子起比治卷十二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

章指曰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孟子起民注卷十一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

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章指曰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

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

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飨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

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
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
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君
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
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
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章指曰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
土簡惰二十而稅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
謂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
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
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
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
章指曰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
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

章指曰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徳得行爲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

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
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
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
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
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
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章指曰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

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瀟
瀟見覘聿消此之謂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
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
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
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
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
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

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章指曰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士獄官也管仲白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孟子起曰注卷十二
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情使人亡其知能也

章指曰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章指曰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